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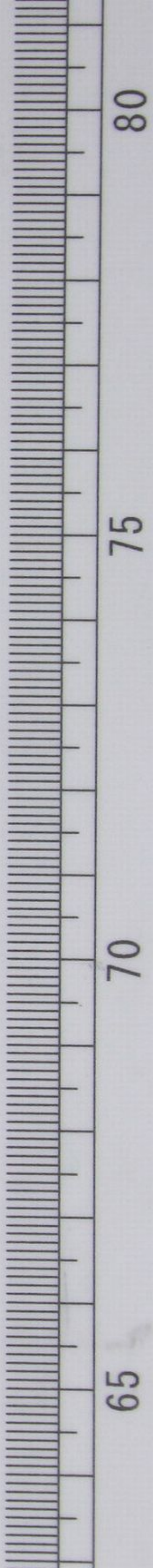
將明

四

花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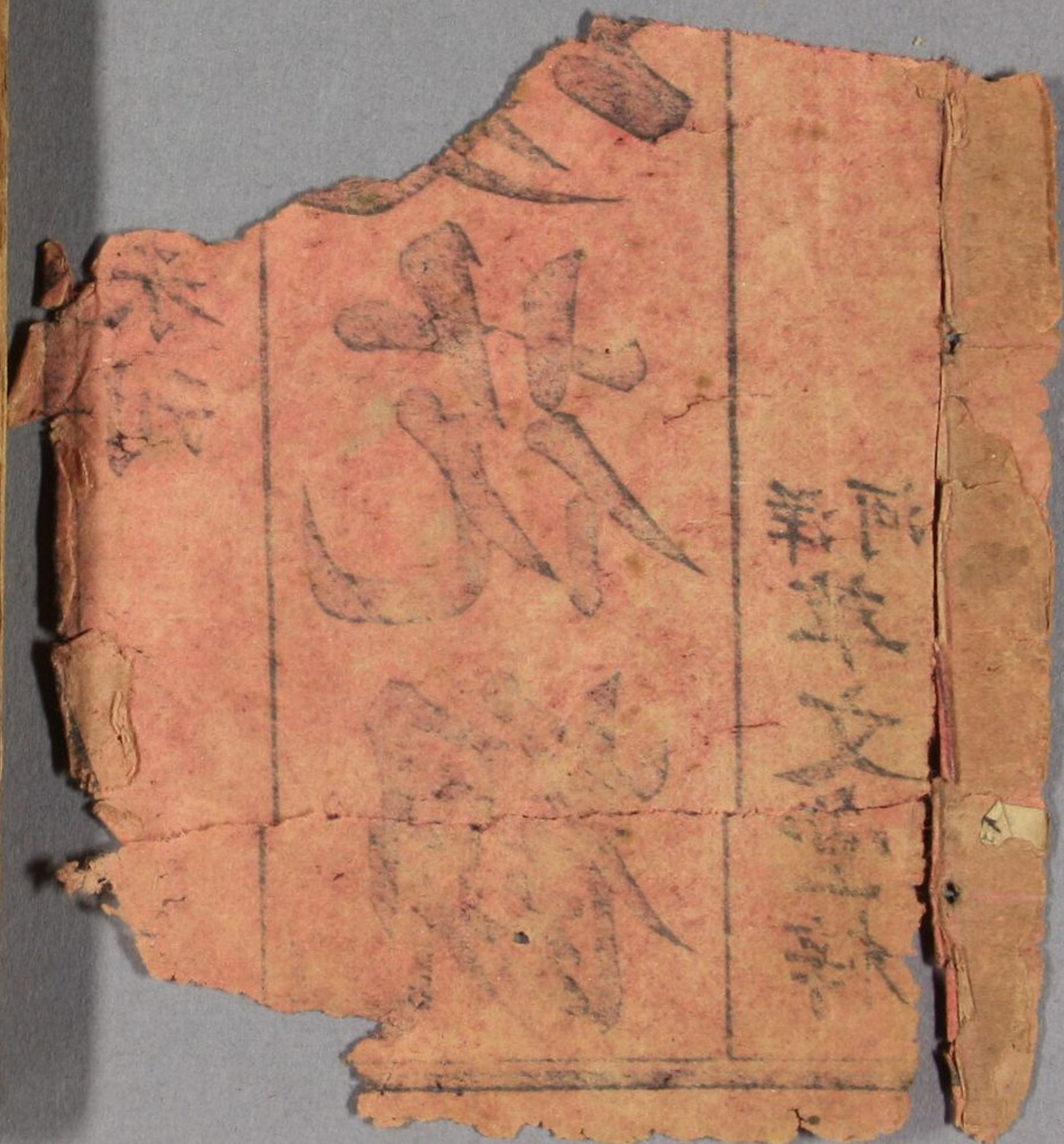
未刊

洋萃文堂梓



將門之子點南半壁

羅成



程咬金



蘇烈



一劍酬知己千秋仰大名

新刻揚州府卷一

失政昏皇多屬曾

信充奸佞當逆庸

四海茫茫民不安

八面紛紛列茅土

无道君王下揚州

大禍臨頭消洪福

八月中秋開考試

四海俊杰爭比武

地、黎民遭墜炭

天道循環換真主

靖君且看隋朝事

金盞展前地穴出

明公尊坐且細耳

請看這部英雄譜

閉言勾欄內引出半部隋唐野史且說秦宓羅成与兩家兒
第一十八名成全了呂家村和斛了柳江口洪伯江岸以上錢



瓊花娘七

那一路上曉行夜住不辭辛苦那日早到瓦南寨上重新整理
登了大位靠背帳下設座大擺酒席慶賀平安正然歡飲之間
只見一個旗卒跪前跪倒尊道軍位谷在上小人幸聞一事不
敢不稟徐三谷問道甚么幸聞從容請來旗卒稟道四外村庄
紛紛、亂誨都说楊州府八月中秋大開武場考選天下奇才无
論進級盜寇一概赦免俱許進場比武武藝高強者即中狀元
實係真事特來稟振三谷聞言拍手一擡就說知道了不等且
聽那旗卒叩頭而去徐三谷秉手呼道軍家兄弟楊州府今開
武科而且大赦天下你我大家前去会上天下奇才倘有得中
狀元即替林之幸也軍兄弟門以為何如軍人一齊答應道說

尊命三谷說日期將近不可挨遲即時起程軍人听说各人欠
身离坐收拾行李指代登英凱甲提刀裝卒拉馬軍人离了寨
門占鏗乘輿直扑楊州而來了

軍魁元異姓兄弟勝同胞 一心里演武所前比高低

这一去二十八宿群星会 從今后辭了瓦崗一寨中

人此去有许多的好处哩

一来是四海生民塗炭滿 二来是英雄已出叛龙消

三来是合七字支大司馬 四来是我七楊令老奸曹

五来是雷台結下后来恨 六来是大闹穷花乱隋朝

七来是地穴快入天官府 八来是探取五花棒一条

九来是鍾海好王自批斌
十来是自屈星官把名標
且不言后来吉凶禍福事
那一天楊州不迎來到了
東家兄弟數日之間到了楊州催馬加卡進了北門然時間過
了吊橋來至北門只見有許多人等俱向牆上等看三谷馬上
幸目一視原是一法聖榜回首呼道東家兄弟大家少停且看
一番皇王聖榜內里清白如何甲人答道正該如此三谷一同
甲人來至近前个、勒馬停與三谷在馬上高聲誦誦念道

奉

天承運皇帝召曰先主在位四海寧靜豈享太平之福朕
自登基八方狼烟如坐塗炭之苦皆因丙亥朝政因事死

緒朝有德位壽有股肱扶佐外君長將何以鎮守邊庭幸
而字文化言等典表開科考選天下奇才無論叫王言道
不拘大叛逆賊前罪皆赦后限俱消才力兼全者独姑問
名得中以下布及第受爵四門法掛右諭院知八月初一

開榜示

甲兄弟觀聖皇王招卷榜
提坐異闈進江南府揚州
一个家眉開笑語不京快
料自那当今天子不忌仇
这个说自今辞却翰林裡
那个道芳名要標丹凤樓
这个说胸前必掛紫元印
那个道定做勅封万里侯
这个说演武殿前相力創
那个道个才对里放胆求

惟有那三角猶地不挂意 朗欺他半平于醋不足憂
百兄弟口口声声想官做 忽一人秉手前來在馬頭
兩家兄弟進了揚州看了榜文正然思想收戰忽見路裏來了
一人將馬頭攔住秉手尊道兩位令們莫非是來考的么三令
答道正是那人笑道既是如此請到小店安歇何如三令說貴
店却在那里那人指道路東便是三令听说馬上抬頭一觀只
見路東一壘大店門額之上有一橫扁上面題寫四字大字寫
的是三浪一雷下面左右有一付對聯頭一句招納天下尤門
客次一句安歇四海狀元郎三令見罢回首呼道兩兄弟們就
在此店意下何如兩家兄弟听说一齐下馬店家叫人拉馬般

取行李甲人一束進的店來到了上房按次序坐下停不多時
店家獻上茶來每人一中茶罢不亮天色將晚日落西山店家
又收拾了飯來甲人用飯一畢撤去殘饌又停了一刻店家又
乘上灯來三令問道不知所為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天造世七交坤乾

上天星宿早臨凡

英雄自有英雄對

好汗終遇好汗夫

閑言少叙話說甲人用飯一畢店家又乘上良灯徐三令問道
店主我且問你一向今逢大比之會天下英雄四海毛杰尺聚
揚州考期將近貴店以內因何无客店家听说扁頭一促尊道
令們原是初到不知此处的光景听俺道來

店家闲言道

听我说其详

平日客不断

自无空店房

今逢大比会

红毡牵子忙

到处英雄重

俱来进帝邦

数日前安寓一起听考士

一个家威風凜凜志氣昂

曾听说彼此几句闲谈话

虎虎的要奪今科状元郎

等是他出行日子多不利

来了个立下雷暴定方

立下一面牌上写的言塘有人整庵一掌願輪良子十兩有人

踢俺一脚願輪良子二十兩我家店中这一个人生是不知利

害了

一个家鴉子裏將石頭撞

无主意大家頭上塘一塘

弄了个費着臉腫牙休面

良子不丢了一个淨打光

顧不的武奎場中爭奎苗

河慳七玩精打形逐故鄉

看起來未跳蓬門先点額

判由他店家恁兒爹各外

今早晨寅时方才出了店

倘若店伙就不怕駘了

他每人身上代也几处傷

这店家一行说抽一行笑

發个丁丸崗寨上混世王

店家言罢三爷未及回言只见咬金把口一堵連着怪叫咬啣

好这狗外家的哥敢如此无礼待我与他先創七店家快忙開

放店門頭前引路我到他的下处踢他几脚打他几掌好叫他

明日再上雷台灣口言與向他就走徐三爷说道四弟不可咬

金说三哥这件事就不必阻当他既打人就许人打他难道还怕他不成么徐三爷说四弟你却睡的甚么此时非同平日天下英雄尽聚扬州有两句俗话说的好天外有人外有人休说咱兄弟们是汗子睡间好汗子多也哩管且忍耐以待明辰大家前去一观便了又叫店家将店门锁了不许放他出去店家领命而去三爷又分付收拾安寝言罢两家兄弟各自安寝惟有咬金代在一肚子气全无使出来又出不去只得连衣而卧反来复去却那里睡的自暗叫一声天哪你快明了罢

说起咬金 心里展转 左思右想 闭不瞎眼
料想这贼 不足为患 等到天明 暗地一闪

跑到露台 响一声喊 跳将上去 那夜长短
先踢鼻子 后去抓脸 雪花片子 正他几碗
天明了一举一脚三十两 这其间不要折色不要不
料想你拿石頭作咒戲 无見那顶天立地木行山
似你这小毛溝沿催淨浪 比不的无底汪洋大流川
常言道水大多被風来折 又道是若不焦梢主和天
惱一惱打破招牌雷台微 自今后提了你那好汗火
程咬金氣怀不平难合眼 忽听的外面人言闹声宜
咬金一心想去打雷台一夜无曾合眼不亮更鸡三唱红日
东升兄弟們一齐起的身来店家送了淨面水来京人淨面已

畢又看上茶來咬金口中不言心中暗自思道及不得此空出
去三百又不輕放想到這裏向外就走三岔向道四處覓往那
里去咬金說外邊小便人人三岔並不犯疑咬金開了上房來
至前邊看了一番店門封鎖還未開放又不敢出店商家開
放左思右想無法出去忽然向南頭一番迷即至道前待我
越牆而過六并院有一條小板橋伸手抓將過來進了夾道安
在牆下輕上了板橋將手向上一伸牆頭還高半尺不及奈
何加力向上一縱抓住牆頭將身一番打了個滾身過去了

說起程咬金 心里發了燥 店門上封鎖
又不敢去叫 抓住小板橋 進了南夾道

墻頭壘的高 將身只一跳 咕咚落下去

跌了一身湯

顧不的衣衫代泥從容整 跌起來一去不回開了夾
撞倒了酒舖門前賣酒晃 又把个豆腐架子撞坏了
有一个拉街女子行當道

一膀子好撞

几乎的閃了佳人楊柳腰

呈咬金心中只想管台事 也不受背脊人家鬧吵
酒店里罵了几声毛失鬼 豆付匠又是氣未又是焦
那女子回頭用手只一指 是誰家惡人殺的賊跳牢
呈咬金低頭只當听不見 一撒腿出了南門過吊橋

呈咬金不肯長短一直跑出南門過了吊橋不住脚步迷口說
道且住空走了好几里路不知那雷台在干何處少不得問
一問才是正在思慮之際背後來了一堆少年正相談論說的
就是雷台之事咬金秉手問道雷台立在哪里那夥人指有說
道南關南頭火神廟前便是我們就是去拈香雷台的你若不
知路徑且隨我們去吳言吳語行咬金隨後往雷台去了

小：白侍郎

暮登天子堂

將相本無種

男兒當自強

閑詩勾閑話說咬金跟在那夥少年不多一時出了南關向東
一拐到了火神廟前只見雷台左右有許多人等此時還早了

一些雷台壯士還未來到咬金來到台下只听的眾人一齐
掄咬金走至眾人身傍側耳細听只听的有一老年人說道這
立雷台今日就是三天了倘若再不敲將明旨就將徹去了今
科的狀元就有个七八分指望其內有一位少年高声說道這
也見不的見不的咬金當神一觀只見那一位少年有十五六
步生的面書如赤頂梁上一團殺氣又打上声音甚是洪亮咬
金暗自思道此人定是一位應考的壯士不言咬金暗自談論
那一老人笑道我當是有人原是小胡公明公此人是揚州府
本處人氏姓胡名雷字表龍升后来與唐勳封平南副將軍魯
國公奉旨平英馬到成功旗開得勝此乃后事不必多講且說

那一位老任人問道小胡口出狂言真不是要打雷公么胡
彥升說這可就看不透了

小毛杰氣吐長虹透天開
煞時間青臉一夾二目番
誰敢保在尺殺絕一統天
海茫茫高山峻嶺足不足
但只怕平風淨浪番了船
又常說伯玉空有手合戟
跳不出十面埋伏九里山
大兩肘先將出頭砍了爛
離亂間深谷岩穴茂高爽
咬人狗常財不肯輕露齒
桃李花恁比松柏耐霜寒
天下壯士不少莫將此人看的太輕
既是个世間魁首奇男子
是怎么自死無名到這邊

有一个四海揚名羅士信

那才是汗子哩鄉亲们若是不信逢人再問嚷

如同是皓月当空滿坤乾
他若是今日来到楊州府

这賊徽雷台就將晚下
準備自活口扒了他的肝

小毛杰氣你不平几句话
旁边里去杀東阿一俊男

忽听的東北一陣人喧嚷

都说来了
人家乱道来了好汗光

小毛杰方才言罢忽听的東北角有一堆人紛紛乱嚷都说道
好汗来了活犹未了只見一个汗子代领数名家人大模大樣
的来至台前将身一蹶跳上台去咬金齒神一观只見那人濃

眉暴眼口大唇粗尖耳竖面额下短须蓬髻三寸代一面藍緞
將巾穿一身綠錦花袍束一條月白縷條燈一双粉底皂靴停
不多时一声炮威高声说道天下壮士四海英雄俱以听真自
立雷台今已三天連打兩天死一个有本事的前來比试一来
撐了炸子二来还要發財来、七若无有来的我就撒台去也
咬金闻听此言就要上台忽听的身旁一人連声怪叫哎哟莫
要撒台布我在此与你比试三合言罢大蹠脚跑来至台前打
了个二起蹠脚跳上台去了

说地小魁元

生的性子傲

放關不大胆

威風多勇耀

平地喊一声

就往台上跳

尊道亲朋友

我要領七教

台前里去杀京阿穆志爷

看了看原是胡家小英毛

兩旁里甲人一齐相谈論

就说道这个孩子把棍招

似这样清水难比長江浪

妙把子无力难擎白玉桥

眼前里取了无臉是小事

犹恐怕輸了良子腰

止落的守口二敵菜园場

担不的一拳兩脚都淨了

且不言说長道短閑淡論

再悔那台上目下有低高

不言甲人正相谈論且说那小人並無上的台來停足站立尊
道某兄小弟不才也要領教向某列秉手失道敢向壯士貴姓
那里上姓高名清道其詳胡雷说道俺乃本省人氏就在本府

居住姓胡名雷字表龍升还有一个外号楊州府小金剛便是
胡雷言罢某列鼓掌大笑遂怪叫一个小金剛我若你胎毛未
退乳唇未干也是个金剛恁見的俺这天師公某列这几句话
把一个小毛杰氣的面目改色暴叫如雷連声喊咬咬狗頭
少出狂言我今日与你定决雌雄言罢脱去衣服要搏动手某
列見此光景不敢怠慢急忙脱去花袍二目不转单候迎敵胡
雷此时也不論套数也不管上下左右把双手一秉呼逆朋友
清了明公这就薄不好了

二人把臉变 喊叫如雷吼 一个往東去
一个向西走 各人站方位 身子一齐扭

对面兩擊拳 时下清動手

这才是英雄交臉難並立 定不住誰此誰彼不肯休
摠有那平素交結干日好 今日也就說不的了
此一时牽手无情布了仇 这一个摆步叫拳臉双目
那一个单下跨馬皺眉頭 这一个猿猴獻果合上眼
那一个夜叉探海往下瞅 只听的丘丘兵士連声响
这共間口说不怕心里愁 雷台上一时風魔胡門后
某定万法口氣喘汗自流 兩旁里许多人等亦喝彩

胡雷勝了

打呀

又说道某家汗子今日云
星咬金盡的連声打也

把某列弄了一个满脸羞

一见面亦滚下台，腹内不平氣满怀

将身一縱拍台上，后肘拳脚又使開

闲言少叙，接上文话说某列与胡雷动了拳脚，不过数十个回合，某列被胡雷一陣拳脚，打了个呆，上倒退，只急得汗流满面，喘成一块，暗自說道：设立雷台，今日三天一連四天，便得全勝，不意今日乃矢于小窠家之手，自知难以取勝，又有旁人揆笑不已，这却怎了。正在难为之际，只見那胡雷大喊一声，扑的一脚打来，某列将身一闪，探身抓了一把胡雷，将身一跳，台板上斜脚上一律只听的咕咚跌在台上。某列一见，加了个踉跄。

就是一脚胡雷，自知已經失脚，身不能起，拿了一个主意，宁跌于台下，不肯落他人之手。说时，過那時被某列一脚，将踢到身上，胡雷加力向外一滚，只听的咕咚一声，将身番下台来，跌了一个昏迷，不省幸而布帛，却在此快，忙将他扶起，架出去。一时间，把个咬金氣的連声怪叫，哎呀，好个狗外养的，莫要猖狂。孤家到了言，男一死脚，打上台去，喊了一声，响了一陣，就如打雷相似，眾人一齐向台上观，看只見咬金那个形像，一个家咬指，寒心乱道，这才是来了对手了。

眾人抬頭看，一齐乱谈论，都说这汉子不像是个人，如同温元帅，好似固两神。

他若動上手 一怒抽了筋

这个说此人非同胡家子

那个道像貌身材大几分

这个说某列算是敗中勝

那个道胡雷失脚沒被擒

这个说幸而沒輸拳脚賬

那个道可惜跌了一个唇

这个说一定来人亦报仇

那个道他是单人一孤身

这个说真論已往勝敗事

那个道再看眼前定乾坤

且不言兩人兩旁份已講

再说那氣怀不平程咬金

话说咬金上的雷台大模大樣兩手叉腰丁字步站住微也冷笑说道朋友方才失京了有甚么武藝而來与咱一会你若打俺一拳踢俺一脚勝打別人一千白良原輸一萬向來也明公

某列被咬金这几句话说的无了主意遂即抱拳並手拱而尊道兄自咳金说希你這狗頭瞎了眼了嗎你看也誰是你的兄自某列说朋友因何出言无礼曾記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我与你萍水相逢又不係亲叫俺如何却呼咬金说你地我王爺某列说尊駕但不知是那一府的王爺咬金说王爺里王爺我却不在府某列说既不在府却是在于何处咬金说我是在寨某列说莫非是山寨么咬金说正是某列鼓掌大笑说道看此光景一定山寨里的大王爺了咬金说打叫何相木一樣就猜着了某列说但不知是甚么山寨咬金说料你也不知道呀

孤家道來

楊州府

卷一

十三

咬金開言道

狗頭兵瞎眼

俺是混世王

聲名實不假

坐了瓦崗寨

兄弟二十八

昨日進揚州

店內暫歇馬

听说布雷台

俺今就来打

俺不是义氣男兒程智符

居住在東阿是真是我家

休关俺草頭皇帝不合罕

這人你再問

看起來未王弄是成榜查

当今主闖名就有三分怕
時下裡招旗榜掛了赦

楊王子望見影兒俱怕咱
兄弟們要將頭名狀元抓
不是俺日自尊六冷海口
料自你与俺不敢輕擔牙

呈咬金言罢他那真來歷

某定方展轉暗把主意拿

咬金言罢某列心里犯了展轉暗自思道不好了他兄弟們既
進了揚州我這雷台就講立不的了別人还是小事聞听布了
罗成名信天下声闻四海称为元敵大將軍料想俺某列非他
人之敵手眼睜上两天的英雄尽浮于東流了也罢俺自有主
意遂抱拳秉手笑而言道久聞大王之名无日不思无时不想
可恨人居岡地北天南不能握手幾心今日相逢实为万幸
雷台不是叙話之處請下台去同到寓所具備小酒大家一叙
揣非久早逢甘雨正是他鄉遇故知言罢同台下喚道雨家人
速到店中正理酒席我与你呈回分夏下台去也咬金说且住

了孤家平口吃的俱是些家常飯却不要厨子你的意思孤家
明白了恐怕官上打不犯我逼下台去到了你的店中合領
家人一齐下手叫孤家好手不及人多能狠不及原大你说是
那不是孤家平素就上也嘗了你这狗頭把主意拿錯了

咳金剛言道

不必把手拱

你的大主意

是必將俺哄

平素无往来

说的甚么請

甜嘴波浪舌

孤家犯了影

俺本是義氣男兒心高大 不立這眼前圈套假奉承
料你这烏鴉難見金方鳥 似你这肥螞蟥見滄海
像你这汗子只許本處施威也就罷了

常言道当地螞蟥当地拱

怎么該輕來楊州是奇能

自亮自一連三日皆全勝

看起來也就該罷了還要打第三天就是不知足了

怒一怒送你一个大不精

待要我大路怒悲放了你

雖有俺大叫几声亲祖宗

好一个不識進退是志節

几句話罵的莽列動无名

眼睜不討下二人構動手

忽听的西北角下喊道声

英雄义氣透天閑

依事令人心胆寒

高乱方有群星合

當下具名万古傳

因言少叙老壞上文話說咬金連說代罵莽列聞听不覺的動

了无名未及回言忽见雷台西北来了一位少年拍手打掌声
声要来报仇明公您说此人是谁原是河南晴山人氏姓费名
高字表隋远与胡雷有生死之交一来考试二来探望朋友万
才听的人言说他浩义的兄弟弄了死脸要来报仇明公此人
后来隋唐之时封为平南正将军鲁国公之職幸甚他在麾下
为将也曾追赶虜痴佳人大闹蛇影山那是后事不必细述且
说费高声人死喊来至台前两边人齐声叫道壮士不必性
急台上早有敵手了费高听说将身停住向上一观只见一条
大汉生的甚是凶恶指由某列道说代罵那某列並不敢動手
费高遂举手呼道列位雷台上那一凶恶壮士乃谁市人答道

俺也不認識他方才听的通名程咬金賈高京而問道
莫非是那混世未王市人齐声说道正是賈高说好口口这个
狗頭可差是撞有太宋来了

听说是来了个凶混世王

小毛然拍手打掌击氣揚

他这里用手一指道声叫

某列呀某列

今日里真说你的汗子强

这两天得的良子且成山

分只的还得倍上一大箱

那不是对敵英雄当面立

你敢去将那来人搥一搥

十常碗拿个芋頭当了飯

今日里慢失撞有生辣姜

未王既到想必那一干的兄弟也都来了

你若是会看无敵罗世信

准備自開了这斯你的腔

明公这就难为了某列了

一則是看見咬金三分快

又打上費高前來那自腔

一殺時進退兩難不定休

自東頭忽有一人把口法

跌七七台下的小童使不的七七費高正然法長季短大呼
小叫忽听的官原一人連声叫道使不的留神一观自那取人
之內轉出一人來年約有三十餘岁蛇眼花面團腮鬚大踏
脚步來至費高近前未曾開口早有三分怒色喝道你这位小
朋友使不的費高说培植怎外那狗屁使的使不的与你何干
那人说呀休講矢口常言说的好礼鎮太山倒当今日行天下

得汗只在此处这是不有王法的所在非全那荒野村坡原是
比的武藝論的情理不是凭的人多台上那个丑鬼你祇搵些
相厚使不的旁里助力查点招牌上写的明白並不許兩人敵
一人既有武藝弄他下的台來你在上挨打不遲明七的看自
人家不敢動手你却在一旁空唧腔呀

那人開口道

朋友失檢点

苦口是良藥

你却休怪俺

法牙舞爪的

仗着人家胆

自己又不能

何必弄大款

不如驚也么

省的弄死臉

常言道天夫豈借他人力

可笑的狗仗人勢說狂言

雷台上捻捻就是知己友 他两个並無動手那的竟

倘若打下雷台輸了賬 不是我小若你

怕的是留下号里去不还 我劝你闭口藏舌休多事

在旁里看自風光去使般 休怪俺几句无情撻白塔

姓某的与我是朋友 常言道一分相厚一分像

这个人太模作樣说不是 几句話觸犯費高无名烟

话说費高听的说了这一套話煞时间无名火起用手一措罵

道你这个狗頭原是某列的朋友么怪不的说的供是些偏想

话你叫甚么名字那人笑道你问吾这說起來有名俺乃延安

府是元帥之弟名冥法士貴还布一賤字本为邊將不才算是

公弟了費高闻言失声大笑说道我明白了雷台上边那混世

未王算是你的仇家到了常听的人言令兄合家皆死于若林

之手光回目取其禍所以如此今日到此一定是要报仇了不

是我且视你这仇你就未必能报莫说尔这样汗子就是当今

天子鎮海王谷还不得讓他人分雷台上那个姓呈的不是你的

仇家么你不过是在旁里多看他几眼若在他面前说的声高

了他还未必依你现放有杀兄之仇不能报復却求空地里抡

白别人看自我年紀小人物不堪大弄几句大话要將我碾下

去实对你说罢若是怕打就不来这里此真受雷台不實台你

这狗頭过来我与你存台下告试一試言罢就講動手不知后

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苦林原非一母生 胜似同胞无真情

兄弟若有不见面 就要私访真消停

旧言提过五归正传话说费高被张士贵抢白的心头火起就
说咱且莫恨那雷台不雷台你这不狗头过来我与你在這白
下先试一试试来也

魁元心是恨 一陣气喘也 手指舌也骂

混账狗合的 仗着你哥也 行动把人欺

也该瞪也眼 看也何人欺

现放在殺兄竟他不解报 你却来平地以里把人欺

雷台上許多壯士英雄輩 俱不似你这一个本原西

俺本是经过喝雁鍾樓鳥 却怕你小鸡上在耳边啼

休拿青木瓜当做中仇果 错認成美味香甜玉菜梨

且莫恨人家雷台勝合敗 你过来咱试几个高合低

费清远挽人袖子把腰扎 涉去贵见士不难也脱衣

恶狠也叶下就講動了手 这回老又吞下去了

在把那店房魁元提一提

明公言那是一时的事但说去的没有两个嘴只得是接下一
头再表一处且说那甲家兄弟都在店房之中见咬金出来多
时不见回去徐三谷叫店家前来问道方才我那个兄弟向那

里去了店家答道不知往那里去了这店门封住未开待我再
去看来店家去不多时回来怏怏答道说是南头道里有一条
板橙一定是越墙去了三爷笑道这个丑鬼一定是打雷日的
了到那里一定要吃亏罗成铁王三家兄弟前去寻找一番千
万莫失背林的义气二人答应一声遵命命令速我一到了店
门兄弟二人出了店门扑大街一直南行问了雷台的下落不
多一时出了南门过了吊桥向东一转弯人若见一坐雷台二
人往台上一看只见咬金正在那里弄款还未曾动手二人来
至台前只见有许多人等围着一个场子裡面有两个人动了
手脚未分胜负雷台以上咬金某列两个也不讲比武俱回

观看罗成铁王挨进甲人之内不见那一小毛杰相茂他那威
风凛凛好生勇耀也

雷台上站住背林二奎元 他两个各自当神仔细观
看那英雄并列分胜负 他两个手脚齐忙各争先
铁子建大笑一声用手指 罗兄弟呀
这两个愚兄会了好几番 一个是延安帅衙张士贵
一个是河南蟒山费家男 这其间也有仇敌有知己
且看他那个烦躁那个欢 料自这冤家路窄逢夹道
他捻然是个刚针促了兴 铁子建列在架子旁坐着
忽听的小毛杰喊了一声不好了

費清遠將身一跳往前攏 張士貴氣力不足難招架
頂梁上一連就是好兒拳 只打的呆也倒退花了眼
人叢里走去金闕白馬官

費高將法士貴只打的呆也倒退不能回手取人之中一人鼓掌大笑連聲說道打的好打的好等也一共決多少良子拉住他好要過來費高正然打人忽听的有人大笑說是打的好遂即停住手拳法士貴得了一个空子明公这才往溜子号里去了哩一溜烟兔子相似殺時間就跑的不见了費高也不去趕他抬頭向取人之中一看發笑的原是个清天男遍体掛素並不認識又往身旁一看不免的一陣發笑即忙問道那不是鉄

二哥么言罷跪至近前將鉄五一把拉住尊道二哥久違了问了安好鉄玉費高言九句叙了家常費高又指羅成問道這一位兄台是誰鉄玉說道這是羅表弟費高說莫非是死敵大將軍么鉄玉說正是費高所說是羅成也顧不的叙話向台上高聲大叫道混世末王加力打呀我在这等自眼一共多少拳多少脚好按數要賬大面也合的混咱的賬死敵大將軍來了費清遠聲人唱道羅成至 雷台上去殺死崗混世王
这一时滿心知勝不知敗 仗在那台下有人拆他帮
並不丟脫衣解他乾動手 惡狠个一拳打去抄鼻梁
蘇定方眼力怪慢只一跳 他这里並不回手閃在旁

咬金说你这狗头过来待孤家打你三拳踢你两脚就饶过你了

呈咬金一行骂自一行打 某定方一行闪省一行当

眼睁睁人欢尔金阙文主帥 明公为人不可走尽杀绝

了 别只道怕狗怕急要跳墙

话说这咬金把一介菜列左一拳右一脚只打的一个菜列不来招架並不回手一阵赶的满台上乱跑台下两边人哈哈大笑其内有两个人就说话哩那个说哥这个说弟恁么那个立雷台的姓某的也汗子你看出光景来了么这个道想是力量不及那一丑汗那个说不是这等说碎做是不敢动手明白的

就是怕他三分你方才没听前通名么他说是瓦岗寨混世末王还有个讲义的兄弟叫做罗成名声远大武艺高强此时也在台下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薰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闲诗勾调来接上文这个说罗成既在台下那混世末王若不取胜他一定也上雷台那个道这是不用提的所以那姓某的也不是单怕的混世末王有七八分却是怕的罗成依此看来这就算不起汗子曾记的有两句俗语说的好既死打扁手莫使扁皮木这样雷台还要立他恁的不知跳下台来叫人将雷

台快人微了省的惹是招非在上頭丟丑这个道哥呀还不是
也 七等清法俗语有云人極了作反狗極了跳牆天地間汗子原
來俱是創的為甚么諛京手待降像那个光景真正是可笑人

这人笑如逆

菜家等是操

既把雷台立

就該比臣高

打台不動手

成了三脚毛

一連的兩日英雄赴流水

这时第一后戾霜烈日消

搥就是人家許子名大

怎么壞舌人講打不敢招

到不如舍上性命撞一撞

還未必是就高低丟分毛

不过是出上這一擊一菜

那怕那勢大人多一齊叨

这个人高声大言八句话

極的个菜列心頭似火燒

他这里因羞發怒回手

喝了一声招打兵了一声

响亮

这一脚把个咬金踢重了

只听的咕咚

一声响传在雷台臥不起

菜定方得空一脚踏自腰

惡狠人牽自拳頭就講打

台下頭賊以一聲震天雷

咬金被菜列一脚踢倒上前一脚蹬住牽手就打忽听的台下

一人連聲哭喊咬的小董真個狂有言來也言畢跳上台去

菜列抬頭一觀只見有人上台遂即會了咬金牽手向道壯士

為誰羅成未及回答咬金也顧不的身体疼痛將起來也不

構寫也不講打哩只想着某列一定要良子往台下咕咚一跳
下的台來頭也不回殺時間跑的身影也不見了兩箇人一
齊大笑說道那一丑汗騙了良子去了不言兩人揆掄且說羅
成听的某列問他的姓名回言某道吾乃山東淄川盤陽人也
姓某名成字表士信某列說久仰大名未得見面今日到此莫
非是要打雷台公羅成說正是如此某列口中不言腹內自思
說道問听傳言說那羅成天上少有地下難尋當今死二的一
条好汗今日看來竟是个小小娃娃何甚么本事何足掛意的
公某列這就是吾錯了人了

說起賊某列不是裁貨的君也羅成小

未必有力氣

眼前就動手

杀时见高低

若是不長命

几乎上了西

雷台上暫且奇下受士信

急回来再将咬金提一提

算是他平素为人多爽快

雷台上来的不遲去的疾

急急不跪首不敢回頭看

但恐怕有人赶上要東西

街市上只当是个风魔鬼

呆獸也跑的又相爭頭鸡

混沌个迷了來路任腿走

自覓有肚里飢餓一陣虛

忽看見一座食店甚未整

将脚步停住

只見那美味香氣來扑鼻

活說呈咬金跑進城去不受東西南北任意胡闖只覓的肚內

一陣飢餓看了看天將午時自早晨還沒吃飯來至東西街上
路北有一座食店出來的進去的許多人斷往不絕又一座
食店以東約有一畝之地俱是一往青堂天舍樓台高聳人的
盤旋瓦風往來之人不與百姓相同好似甚公寂寂一般咬金
君布良久不鮮是个甚公去處正在死悶之際來了兩個人進
來要吃飯咬金迎道東東那一座大舍會是个甚公所在
二人答道那是方米谷的境花園言去進食店去了咬金暗
自思道有趣代我吃了飯就去看人也穿花規也不枉的到楊
州走這一連咬金想到這裏向食店裡就走忽所的那走堂的
唱道招顧客呀先把也 席的棹子罵人又到了客了

